

道南論衡

從情緒到情態：上古漢語情態詞「恐／懼」演變綜論

周世平*

摘要

本文關注上古漢語心理動詞「恐」、「懼」演變，指出二詞在漢語史上經歷兩階段的發展：恐懼義心理動詞>擔憂義心理動詞>推測義情態動詞。這兩階段演變都需要語義、語用、句法三方面條件的配合，缺一不可。除了追蹤歷史文獻，本文也比較「恐」、「懼」與近義的心理動詞「畏」、「憂」的差異，以凸顯「恐」「懼」得以發展出新義和新功能的關鍵。

關鍵詞：「恐」、「懼」、推測、情態、語義演變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

一、前言

(一) 問題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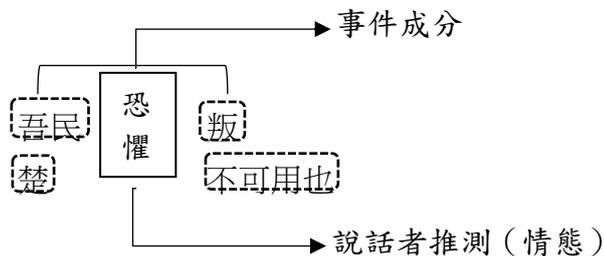
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現代漢語及方言的心理動詞「怕」、「恐怕」等，有發展為推測義情態詞的現象。¹巫雪如則指出先秦漢語的「恐」、「懼」同樣有發展為推測義情態動詞的情況（例（1）轉引自巫雪如（2018：461 - 466））：²

(1)

- a. 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戰國策·秦策三》）
- b. 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國語·周語中》）
- c. 王孫雒曰：「……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國語·吳語》）
- d.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例（1a）、（1b）分別是「恐／懼」用作一般擔憂義心理動詞的例子；例（1c）、（1d）則是該二詞發展為推測義情態動詞的用例，此二例中「恐」、「懼」居於事件「吾民叛」、「楚不可用也」之主語、謂語中間的位置，而所表達的並非「吾民」或「楚」的心理狀態，而是說話人對於這事件的推測，此即典型情態動詞的語法表現，如〈圖一〉所示：

〈圖一〉



¹ 詳見高增霞：〈漢語擔心——認識情態詞「怕」「看」「別」的語法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1期（2003年），頁97-102；張敏：〈「怕」的歷時演變〉，《文教資料》總第33期（2008年），頁50-51；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總第274期（2000年），頁3-15；葉秋杏、賴惠玲：〈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語法化與主觀化之觀點〉，《漢學研究》卷32第1期（2014年），頁305-340；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371。

² 巫雪如：《先秦情態動詞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461-466。

從語言演變的角度而言，我們關注演變的條件與機制。上古漢語的「恐／懼」，原本是純粹表達心理狀態的動詞，宜搭配經驗者主語，即感受到「恐／懼」之情緒的主體，如例(1a)、(1b)所示；而在表達說話者推測的(1c)、(1d)中，「恐／懼」前的主語變為非經驗者。主語由經驗者發展為非經驗者，這樣劇烈的演變是如何發生，是歷史語法學所感興趣的問題。

(二) 本文主張

本文的研究發現，上古漢語的「恐／懼」在語義上經歷過三個階段的發展：
I 恐懼義心理動詞 > II 擔憂義心理動詞 > III 推測義情態動詞

巫雪如(2018)專注於情態詞演變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討 II > III 情態語義的發展變化，並未區分 I、II 的不同。本文將指出「恐／懼」的恐懼義、擔憂義除了語義上應予以區別外，句法表現上也有分別：恐懼義以後接體詞賓語為大宗，擔憂義則以後接陳述事件的謂詞賓語為大宗；「恐／懼」經常搭配光桿動詞「誅」、「殺」作賓語，「誅」、「殺」既可能被分析為名詞、又可能被分析為動詞，因而成為有利演變發生(恐懼義 > 擔憂義)的句法條件。此外，恐懼義的關注角度是經驗者自身、程度較強烈，擔憂義則除了關注自身外也可以關注他者、程度不那麼強烈，因此恐懼的程度必然包含擔憂的程度，擔憂的事件卻未必讓人恐懼，是故「恐／懼」應是語義先淡化為擔憂義，再由擔憂自己擴展出擔憂他人的用法，此一過程或可稱為泛化。

此外，不同於巫雪如(2018)的主張，我們認為「恐／懼」由擔憂義發展為推測義情態動詞，起因於「恐／懼」出現在表示推測的複句語境中(包含因果複句、條件複句的後分句)，且「恐／懼」後小句內的第一人稱主語因為與「恐／懼」的主語同指而省略，使得經驗者主語也可以被分析為非經驗者，而「恐／懼」也就成為典型的情態動詞。

最後，本文同時比較「恐／懼」與近義詞「畏」、「憂」的差異，以凸顯演變發生的句法條件。「畏」表達恐懼義，「憂」表達擔憂義，何以前者沒有發展出擔憂義，而後者沒有發展出推測義？我們認為這與該二詞後接賓語類型有密切關係，這點可以作為「恐／懼」發展為情態詞之條件的旁證。

表達恐懼義和擔憂義的「恐／懼」是非常典型的心理動詞，然而過去對於心理動詞的研究較為不足，古漢語又較現代漢語為甚，故以下首先對上古漢語的心理動詞做簡要分析，以奠定本文論證基礎；其次分別展開對「恐」、「懼」的歷史追蹤，並討論演變發生的條件，最後比較二詞與「畏」、「憂」的差異。

二、心理動詞簡述

儘管呂叔湘（2014〔1942〕）對動詞的分類即已區分出心理動詞一類，³過去對於這類詞的研究相較於其他動詞類卻顯得單薄，現有文獻是描寫多於解釋、現代多於古代。在這些有限的基礎上，本文將首先對上古漢語心理動詞提出一些基本的觀察和分類，作為後續發展的基礎。

根據李佐豐《先秦漢語實詞》（2003）、楊伯峻與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1992）等與心理動詞有關的研究，⁴我們將上古常見的心理動詞分為下列四類：狀態類、願望（及意志）類、感知類以及思維類，列舉如下。⁵

(2)

狀態類	恐、懼、憂、愛、喜、說（悅）、恥、怒、恨、怪、憎、惡、怨、厭、畏、悔、閔、疑、惑、思 1（思念）
意願類	肯、欲、願、望、冀、（寧）
感知類	聞、知、識、瞻、見、視、聽、覺
思維類	圖、謀、慮、計、思 2（思慮）

「恐」、「懼」基本上屬於狀態類心理動詞（以下簡心理狀態動詞）。這類詞表達主語心理的情緒或狀態，其語法行為相較於其他三類，較突出的是能受程度副詞修飾（見例（3）），顯示的是這一語義域（心理狀態）所表達的概念是程度、量級（scale）上的概念，這一點，與形容詞是較接近的。

(3)

- a. 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興師。（《國語·魯語上》）
- b. 邦人大恐。（《尚書·金縢》）
- c.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左傳·襄公》）
- d. 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韓非子·六反》）
- e. 朕甚閔焉。（《史記·五宗世家》）
- f. 臣甚惑之。（《史記·魏世家》）

³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942〕年）。

⁴ 李佐豐：《先秦漢語實詞》（北京：北京廣播學院，2003）；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

⁵ 對於古漢語心理動詞的內部分類，學界一直沒有提出有共識的標準，在這方面的研究能量不足是一大因素。現有研究的分類上，現代漢語心理動詞的內部分類較能兼顧形式與意義（周有斌與邵敬敏（1993）的嘗試便有相當斬獲），而古代漢語的心理動詞分類則多以意義為準、缺乏形式上的依據，如此，對於不同意義的界定與劃分各家往往流於主觀片面，其分類的有效性頗有疑慮，意義似乎不大。而現代漢語所得的成果往往因古今語言句型、類型差異過大而無法一體適用。因本文將聚焦於情緒類心理動詞，下文僅處理了該類與其他三類之間語義、語法形式上的分別。

g. 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史記·鄭世家》）

必須指出的是，意願類、感知類心理動詞也有部分能受程度副詞修飾，這似乎對我們提出的狀態心理動詞劃分標準形成威脅。事實上，狀態心理動詞與意願、感知類還有另一差別，即後者在語義上要求有一賓語，前者則不然。將這一差別與漢語動詞次類的「動態性強弱連續統」合而觀之，可以畫出如下〈表一〉：⁶

〈表一〉先秦漢語動詞—形容詞及物性連續統

形容詞	狀態心理動詞	意願/感知類心理動詞	思維類心理動詞	動作動詞
弱	動作性			強
無	賓語要求			有

狀態心理動詞的地位與形容詞最接近，它們受程度副詞修飾的語法表現是相同的。相形之下，意願／感知類心理動詞內部受程度副詞修飾的情形並不一致。其次，從賓語角度觀察，意願、感知類的賓語與動作動詞的賓語較相似，雖然動作動詞的賓語通常直接受到動作影響，意願、感知類心理動詞的賓語則否，不過誠如前文指出的，意願、感知類心理動詞在語義上往往必須補出主語願意、希望去做的事情，或其所感知到的人物事件等。相較之下，狀態心理動詞沒有此一要求，單純的〔主語＋狀態心理動詞〕句構便能清楚表達主語的心理狀態，如「王怒」，便是語義完足的一句話。此外，當狀態類心理動詞後接賓語時，其往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受事（patient）賓語，而是表達主語心理狀態產生之原因的原因（cause）賓語，也有許多學者稱之為刺激物論元（stimulus），⁷意指刺激該心理狀態產生的事物。

上古漢語的狀態心理動詞主要有四種用法：

- A. 經驗者主語＋V 狀態心理
- B. 經驗者主語＋V 狀態心理＋體詞原因賓語
- C. 經驗者主語＋V 狀態心理＋謂詞原因賓語
- D. 經驗者主語＋V 狀態心理＋小句原因賓語

其中，A 式屬典型用法，與一般形容詞謂語句相當。B、C、D 三式帶原因賓語，表示的是心理狀態出現的原因，C、D 式的差別在於是否為完整句子：C

⁶ 文不區分意願類、感知類心理動詞在及物性（賓語要求）和動作性上的強弱，因為與本文主旨無涉，且受限於時間、能力等客觀因素限制，當另文探討。

⁷ 如 Huang(2005)、Landau(2010)。Huang, Shuanfan. 2005. Split O in Formosan languages: a localist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783-806. Landau, Idan. 2010. *The Locative Syntax of Experienc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式賓語僅有 VP 缺乏主語，D 式賓語則為包含主語、謂語的完整句。「恐」、「懼」在這方面的表現完全符合一般狀態心理動詞的表現，此處以「恐」的用例為代表：

(4)

- a.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荀子·天論》)
- b. 昔者為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戰國策·齊策五》)
- c.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孟子·盡心下》)
- d.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韓非子·內儲說上》) (轉引自巫雪如 2018: 462)

上述狀態心理動詞的四種用法分類中，有一個難點，是動詞後接「主之謂」式賓語的情形，比如這樣的句子：「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過去學界對於「主之謂」式的討論甚夥，⁸卻可說是幾乎沒有共識，或主張該形式使得句子名詞化，或認為其仍為完整的句子。在本文分類上，我們主張「主之謂」式在句法地位上屬於名詞組，但在語義上能夠陳述完整事件，因而傾向將之歸於體詞賓語中。後續討論「恐／懼」的句法演變時將再次提及。

三、心理動詞「恐」、「懼」的特點

透過前一節的討論可以較清楚知悉上古漢語心理動詞的大致樣貌，包含分類、語法表現和語意特性等。本節則將待討論的「恐」「懼」單獨抽出，與其他心理動詞做一比較，如此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討「恐」「懼」二詞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發展出認識情態的語義。

(一)「恐」、「懼」與其他情緒類動詞帶賓語的差異

陳克炯(2000)針對先秦八部文獻中「負面心理動詞」進行簡單的語義分類，並統計其後接賓語的類型，所得統計數據如下：⁹

⁸ 可參看王力《漢語史稿》(2015)、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2014)、大西克也(1994)、魏培泉(2000)、洪波(2008)、沈家煊(2009)等。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大西克也〈秦漢以前古漢語語法中的「主之謂」結構及其歷史演變〉，《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岳麓書社；魏培泉：〈先秦主謂間的助詞「之」的分布與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本3分，頁619-679。

⁹ 陳克炯(2000)所調查文獻有：《尚書》、《詩經》、《論語》、《左傳》、《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各系包含的動詞有「憐」系：憐、哀、悲、矜、恤、弔、閔；「怨」系：怨、怒、妒、忌、尤；「厭」系：厭、惡、憎、疾；「憂」系：憂、患、恤、病、疾；「懼」系：懼、憚、畏、恐。見氏著：〈先秦「負面心理動詞」的述謂功能析微〉，《中國語文》總第276期(2000)

〈表二〉各系負面心理動詞帶賓語情形（轉引自陳克炯（2000：205 - 211））

系別	詞出現及其所帶賓語的結構形式							
	詞出現數（詞頻）			賓語類型				
	總數	無賓	有賓	體詞	謂詞	小句	介賓	複句
憐系	130	69	61	59	1	0	0	1
怨系	374	258	116	108	2	6	0	0
厭系	311	20	291	189	76	26	0	0
憂系	311	95	216	150	37	23	4	2
懼系	643	207	436	174	157	83	4	18

我們認為〈表二〉反映的是詞彙語意（lexical semantic）和句法（syntax）之間的密切關聯，也是一般句法—語義理論主張的，詞彙語意的內涵相當程度會影響其句法表現。¹⁰在〈表二〉中，懼系心理狀態動詞帶謂詞賓語、小句賓語的能力是最突出的，其次是厭系、其次是憂系。據此，陳克炯進一步分析，指出懼系詞所帶賓語多指向「事件」，憐系賓語則多指向「人」。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互相闡發的現象，語言對於事件的描述往往必須透過動詞、以至於句子來陳述，而對於人、物等實體或客觀存在則多半透過名詞指稱，因此「憐系多帶體詞賓語、賓語指涉人、物，和懼系多帶謂詞、小句賓語，賓語指涉事件」這樣的現象，反映的其實是引發人類不同類型情緒的因素不盡相同，以上表兩個極端的例子憐系、懼系來舉例說明：「憐」是對於某人的遭遇之憐憫，雖然遭遇屬於事件，但引起他人「憐」之情緒的還是因為遭遇對於人的影響，是故其焦點在人（如例（5））；¹¹而引發「懼」之情緒的因素，除了是人、物可能對感知者產生某種潛在威脅外，事件本身也可能產生對感知者不利的影響或威脅，因而事件也易於成為「懼」系詞的賓語，且實際上大量發生。¹²

(5)

a.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禮記·表記》）

年），頁 205-211。

¹⁰ 句法—語義理論的介紹可參考沈圓：《句法—語義介面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則可參考 Chang, Li-li, Keh-jiann Chen and Chu-Ren Huang.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 Fields: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2000), pp.61-79.

¹¹ 在陳克炯的統計數據中，憐系內部與上述分析或有出入的詞有二：「哀」和「悲」。在其統計中「哀」之賓語指涉事件有 2 例（指人 25 例），「悲」有 3 例（指人 3 例）。

¹² 除陳克炯針對先秦文獻所做統計外，張家合（2010）也統計了《世說新語》各類心理動詞（不侷限於負面義）所帶各賓語類型的次數，其中以「憂怕」、「思維」、「感知」類帶謂賓、句賓的能力最突出，此一結果也符合我們對先秦各大小類心理動詞的分析與認識，顯示心理動詞的語法行為基本上跨越時空而有共同的特徵，反映的應是人類心智的普遍樣貌。

- b.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名者乎？」（《晏子·外篇》）
- c. 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呂氏春秋·貴質論》）

以下我們將進一步指出，上述「恐」、「懼」的視角及語意內涵，使得該二詞容易發展出「對未來事件發生的預期」的潛藏意涵，這是它們得以發展出推測用法的語義基礎。

（二）「恐」、「懼」的未然性指涉

以前一節所引陳克炯的統計看來，除了「懼」系詞常帶事件賓語外，「厭」系詞在這方面的能力也不遜色，然而何以學者只看到「恐」、「懼」的情態語義呢？我們認為，該二詞後接賓語所指涉以未然事件為常，是一大關鍵。其次「恐」、「懼」的關注焦點通常在說話者（主語）自己身上，也有影響。以下說明。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得回到動詞本身關涉視角、語義內涵的細微差異來談。「厭」系詞所表達的情緒——厭、憎、惡、疾等，主要來說是針對人的行為、態度，這些行為、態度多半是已知事實，或者是厭惡對象慣常發生的行為（例（6a））；或即使是「可能發生」的某些外在情形，該情形發生的可能性一則來自語境，如（6b）中，「先王惡其亂」關於「可能亂」的判斷來自先前的推論，而非由「惡」承擔。「恐」、「懼」則不同，文獻中觀察到該二詞的用法，往往關涉的是主語害怕某種遭遇，「恐／懼」賓語指人、物時，其害怕的是該人、物「可能對主語造成威脅」的「潛在能力」，此一潛在能力是主語綜合各方面情形形成的判斷；而當「恐」、「懼」的賓語由人、物擴展到事件，由體詞擴展到謂詞、小句時，此一特徵仍然保留下來，其所恐懼的「事」實是尚未發生、時間上屬於未來（future）的事件。而這正是「恐」、「懼」得以發展出推測義的語義基礎。

（6）

- a. 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左傳·昭公》）
- b. 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

四、上古推測義情態詞「恐」、「懼」的形成

（一）前人研究述評

前文以「恐」、「懼」為參照，比較該二詞與其他心理動詞間的差別，分別指

出了「恐」、「懼」二詞在語法及語義上表現的特殊之處，我們認為這些特點與其發展出表示推測的認識情態用法有緊密關聯，可視為演變發生的先決條件。然而語法或語義的演變往往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方可能發生，前文所論證兩項條件只是恐懼義心理動詞本身的特點，並不能保證「恐」、「懼」進一步發展出認識情態的語義。本節重點便是希望透過爬梳該二詞的實際語料，觀察其歷史演變的脈絡，分析演變發生的特殊環境與動因，以期對普遍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做出貢獻。

過去指出上古漢語「恐／懼」發展出推測義情態用法的學者僅巫雪如一家，本節即介紹其研究並指出還有待討論的問題。另外葉秋杏與賴惠玲（2014）一文討論客語推測義情態詞「怕」的形成過程，¹³具體對象雖與本文無涉，但作為同樣由恐懼義心理動詞發展為情態詞的案例，該文與本文有得以相互參照之處，此處一併討論。

就演變過程和機制而言，巫文提出：在〔第一人稱＋恐／懼＋事件〕的語境中，如「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呂氏春秋·樂成》），「『恐』除了可以解讀為『臣』對『王之不能為』這件事可能發生的恐懼或擔憂，隨著說話者在描述自己對未來事件可能發生的恐懼或擔憂，也就已經隱含了對事件可能發生的推測或預期。」並引述 Sweetser（1990）的研究，主張此一演變符合「由描述主語感知發展為表達認識情態」的普遍語言演變趨勢，¹⁴以及舉英語助動詞 *must* 為例（Traugott 2002），解釋「恐」的演變機制：¹⁵

must 認識情態中的未來含義是由道義情態中的義務性推論出來的，若說話者指稱事件在未來必須發生，那就很容易推論出命題本身的狀態在未來會成為事實。我們認為，「恐／懼」由擔憂未來事件可能發生，發展出推論命題本身的狀態在未來會成為事實，這種演變方式與 Traugott 所論證的 *must* 的演變方式基本是一致的。（巫雪如 2018）¹⁶

此外，針對「恐」發展成更典型的情態動詞——也就是形成〔非經驗者主語＋恐／懼＋事件〕此一結構——的進程，她則是以「『恐／懼』前的成分為主題，而『恐／懼』的感知主語則予以省略」的句法表現來解釋：如例（7a）中「吾民恐叛」的「吾民」並非感知到「恐」的經驗者，而是被說話者判斷為「可能叛變」

¹³ 葉秋杏、賴惠玲：〈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語法化與主觀化之觀點〉，《漢學研究》卷 32 第 1 期，頁 305-40。

¹⁴ 如英語的“see”原表感官的「看」，但今天英語的“I see.”則可以表示「我明白了」（認識情態）的意涵。

¹⁵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2. From etymology to historical pragmatic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ed. By D. M. R. Stockwell, 19-49.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¹⁶ 底線為筆者所加。

的對象，換言之她認為「吾民恐叛」應該是「吾民_i，吾恐其_i叛」經省略後的表層結構。¹⁷

值得注意的是，她並不認為「恐／懼」在先秦已經成為典型〔＋來源〕的情態動詞：「由於這類用法在句法表層已與具有〔＋來源〕語意屬性的情態動詞相同，因此若『恐／懼』前的成分經過重新分析而成為句法上真正的主語，則『恐／懼』便可能進一步演變為具有〔＋來源〕語意屬性的情態動詞。不過這樣的演變在先秦似乎並未發生。」¹⁸ 也就是說她認為例（7）中雙底線的「吾民」「國」「官費」「楚」在句法上仍然是主題，而不是受動詞「恐／懼」支配的句子主語。（例（7）皆轉引自巫雪如（2018））

（7）

- a. 王孫雒曰：「……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國語·吳語》）
- b. 宮他謂周君曰：「……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戰國策·西周策》）
- c. 群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呂氏春秋·開春》）
- d.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對於巫雪如（2018）的推論和構擬，我們認為還有幾點可以進一步商榷及探究的。首先，是不是所有〔第一人稱＋恐＋事件（命題）〕結構的句子都可以視為說話人對於命題的推測、判斷？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有些牽強的。理由是，所有的話語（utterance）都一定有表層語義以及蘊含（entailment）的語義，即使我們知道〔第一人稱＋恐＋事件（命題）〕因為說話者與主語重疊，是故說話者陳述所擔心發生的事件即意味著他認為事件可能發生，也不應該以此推論出〔第一人稱＋恐＋事件（命題）〕的「恐」就含有推測的意思。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檢視巫文所指出的，「恐」在發展出認識情態（推測義）後進一步發展出表示委婉

¹⁷ 在情態詞歷史發展的研究中，有些學者同樣以此路徑來構擬類似句法結構之情態詞的形成（李明 2008），不過本文不完全同意這樣的構擬，待下文詳論。

¹⁸ 該文（巫雪如 2018）依謝佳玲（2002）的意見將情態動詞分為兩類：〔＋來源〕及〔－來源〕。所謂〔＋來源〕即指該情態動詞本身隱含態度或判斷的來源，而非句子內的成分，而通常這個隱含的來源即為說話者。本文舉證的「吾民恐叛」的「恐」即為〔＋來源〕的情態動詞，其判斷的來源為說話者而非「吾民」。巫文所定義〔＋來源〕的情態動詞即本文定義下典型的情態動詞，而巫文認為例（7）的「恐／懼」仍非〔＋來源〕的情態動詞，亦即非本文界定的典型情態動詞，正是其主張與本文分歧所在。

語氣的用法，則顯得這一發展與語言的實際有所扞格。事實上表示委婉的「恐」所使用的意義應是恐懼義淡化後的擔憂義：

- (8)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戰國策·燕策三》)

例(8)是巫雪如舉以說明，「因為在某些語境中，說話者不能或不適合將自己的意見直接表達出來，因此使用『恐』這類表達擔憂或推測語義的動詞來表示自己對這個命題的意見只是一種擔憂或推測，而非武斷主觀的認定」。誠如我們前面所說，像例(8)這樣句構中的「恐」並不必然帶有推測義；而若著眼於擔憂義，則擔憂義實是「恐」後賓語擴展到事件／命題時(更早階段)便已具備的了。換言之以「恐」表達委婉語氣並不必然是「恐」發展出表層的推測義以後的事，而是說話者藉「擔憂義」表達委婉的語用選擇。¹⁹

其次，和前述相似的問題，巫雪如以跨語言的現象說明從感知到認識情態是語言發展的普遍趨勢，又舉英語 *must* 為例，以證成話語的蘊含義可以上升到表層義。我們同意這樣的觀點，事實上從恐懼義到認識情態的發展路徑在現代漢語及現代漢語方言中也都見得到平行演變。只不過，這些都只從語義層面上說明了恐懼義的「恐」可以有此發展，卻不是必然往此一方向發展。「恐」的推測義真正浮現到表面，是否需有其他句法條件搭配，抑或是有賴說話者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而逐漸吸納語境意義，這些都是我們要進一步探究的。

最後，巫雪如認為例(7)的「恐」還不是具有〔+來源〕語義屬性的情態動詞，卻沒有解釋原因。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她所舉的例(7)應正是典型的、說話者對整個句子進行判斷的情態動詞的表現。且若要說這組例子還有一個未出現的說話者主語(原應出現在「恐」前)，按我們觀察到的上古語料，則「恐」後的事件賓語應該要是完整的小句，小句主語不應省略：

- (9)
- a. 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 b. 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新

¹⁹ 事實上我們並不否認例(12)的兩個句子都帶有「推測」的色彩，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複句語境造成的。複句表達的是兩個句子之間的事理或邏輯關係，因此本身就帶有推論或判斷色彩；例(12)因為處於複句語境而沾染推測、判斷義涵，並不表示這邊的「恐」就單純表達推測義涵，我們認為這邊的「恐」主要還是表達擔心義。又，表擔心的「恐」在許多下對上語境裡其實也都擔負表達委婉的義涵，如例(1)的兩個句子便是如此。

序·雜事三》)

- c.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管子·輕重甲》)

例(8b)「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例(9)等句子都可以看到若要「恐」前有一隱而未現的說話者主語，則「恐」後往往需有「其」作主語引導的小句為「恐」的賓語。此外，我們還觀察到像例(8)這樣的句子，「恐」以解釋成「擔心」為佳，換言之在這樣的句子裡「恐」的表層語義還是擔心(＜恐懼)，而不是推測。而在例(7)的例子「恐」的表層語義則包含有推測義。也就是說，上古的「恐」其實已經發展出表示擔心和表示認識情態的用法，且二者不只是純粹語義上的區別，也有語法表現上的對立：

A. [經驗者主語 + 恐擔心義 + 事件]

A' [非經驗者話題 + (經驗者主語) + 恐擔心義 + 其~ (事件)]

B. [非經驗者主語 + 恐推測義 + 謂詞]

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二者的句法表現既然不同，而表推測的恐又不是經由省略說話者主語、將非經驗者的主題重新分析為主語而來，那麼 B 式表推測的恐是如何發展而來的？以下本文即針對此一問題追蹤歷史語料的發展，我們將指出：因為 A 式在經驗者主語和小句(事件)的主語相同時，後者趨向省略，此一省略使得 A、B 二式在結構上有可以匯通之處，提供了「恐」從擔心發展為推測的句法條件。此外，除了句法條件外，我們也將指出，A、B 式會通的句子因頻繁發生在表達推論的複句語境之中，使推測義得到增強、固化，因而在漢代的語料中較常出現。

除了巫雪如的研究外，葉秋杏與賴惠玲(2014)針對客語情態詞「怕」的研究也有相當參考價值。²⁰葉與賴該文探討情態詞「怕」形成的過程，並不若巫文認為非經驗者係經過話題化而跑到說話者之前，而是認為「怕」在原有句法位置上便能由擔心義發展出推測義：

厥老公怕分辭頭路。²¹

(a. 她的老公擔心被開除。)

(b. 她的老公恐怕被開除了。)

他們認為這一例子便是客語「怕」從擔心義過渡到推測義的用例。然而根據

²⁰ 葉秋杏、賴惠玲：〈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語法化與主觀化之觀點〉，《漢學研究》卷32第1期(2014年)，頁305-340。

²¹ 例轉引自葉秋杏與賴惠玲(2014：320)。

該文，此例為作者透過內省法所造，沒有實際語境的支持，如此情況下，研究者實難以確認該詞究竟是如何衍伸出推測義，這是方言語法研究缺乏歷史文獻語料的難點。²²我們以為，葉與賴該文推論的情態詞「怕」之形成途徑與本文所論「恐／懼」基本相同，不需經過非經驗者話題化的過程；此外，本文追蹤歷史文獻語料，重新回到語境脈絡之中，推敲得到的演變過程應可與方言語法研究相互參證。

23

(二)「恐」的歷史發展

1.「恐」擔憂義用法的形成

前文指出，狀態類心理動詞的基本用法為〔經驗者主語＋心理動詞〕，以表示主語的心理情緒，如「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此一典型用法、後面不接賓語的「恐」表達的是單純的恐懼義。而上古漢語的心理動詞依其語義內涵的不同，有程度不等的後接原因賓語的能力，恐懼義心理動詞有出色的後接原因賓語的能力(見第二節)，這個原因賓語通常是事件(由謂詞或小句表述)，少數情況是人或物。我們認為，雖然「恐」的本義是恐懼，但是在後接原因賓語的語境中，逐漸推導出「擔心後接事件」發生的義涵，原本的原因賓語(表示恐懼的原因)則逐漸被分析成對象賓語(表示擔心的對象)，「恐」從恐懼義到擔心義、從接原因賓語(間接賓語)到接對象賓語(更像直接賓語)，經歷了一定程度的詞彙化，詞彙意義變得更為豐富。²⁴

(10)

²² 初審審查意見之一指出此處的說法似是不同意葉與賴一文的演變假設，並認為如此說法不甚妥當。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並非認為例句「厥老公怕分辭頭路」不能作為橋接語境(bridging text)的證據。而實際的情況是：該例句雖容許兩解，但葉與賴(2014)並沒有說明是在何種情況下會出現可以兩解的情形，意即，該文並未說明在何種對話情境之下「厥老公怕分辭頭路」同時解作「她的老公擔心被開除」或「她的老公恐怕被開除了」都能回應語境的需求，這是我們指陳的「沒有實際語境的支持」。事實上根據本文的推論，唯有恐懼義心理動詞在搭配第一人稱主語、且後接小句的主語與大句主語同指而省略時才可能出現兩解的情形(即言者主語和句子的主語重合)，或至少上古漢語的「恐／懼」如此。

²³ 杜佳倫(2017)探討閩語表意志及即將的「發」便是透過歷史語法研究(巫雪如 2014)的相互參證以證成其說。顯見二者之結合是未來研究的必要手段。見杜佳倫：〈閩語表意志及即將之語詞「發」的歷史來源與發展演變〉，《臺大中文學報》第 59 期(2017 年)，頁 255-304；巫雪如：〈上古至中古「當」之情態語義與未來時發展重探〉，《臺大中文學報》第 46 期(2014 年)，頁 87-141。

²⁴ 類似的演變也見於狀態不及物動詞由使動用法逐漸被重新分析、發展為及物動詞。如「立」、「滅」等詞，語法學者普遍認為這類詞原為狀態不及物動詞，表示主語的狀態，但在用作使動用法(如「使立」、「使滅」)的語境中，因為經常用在施事主語之後，而被重新分析(reanalysis)為動作及物動詞，原本的使動賓語則被分析為對象賓語／受事賓語。(劉承慧 2006)不過不同的是，前述因動詞及物化使得間接賓語被分析成直接賓語者，該直接賓語在語義角色上已成為受事，但是在擔心義形成後被擔心的事件很難說是受事，只能說其與擔心義的動詞「恐」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了。

- a. 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避走南楚。」（《戰國策·魏策》）
- b.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戰國策·齊策》）
- c. 其後秦日出兵山棟，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史記·刺客列傳》）

我們認為像（10）這組例句便是由恐懼義發展為擔心義的過渡用例。事實上這樣的過渡性發展並不是很明顯的，原因在於恐懼與擔心在人的感受上可能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因此我們分析成恐懼義的句子有一特點：都是後接賓語在程度上對主語造成相當大的威脅，比如「亡」、「誅」等事件。不過，除了以上分別外，我們認為恐懼義和擔心義還有另一語義上的分別是，恐懼是主語害怕事件對自己造成影響，擔心義則只是擔憂事件發生，不一定是為自己擔憂。換言之，在「對主語造成威脅」這一範圍上，恐懼必定蘊含擔心（恐懼 \subset 擔心），反之則否，也就是所有可能造成恐懼的事物也都必然造成主語的擔憂，但是並非所有讓主語擔憂的事物都會讓主語恐懼。²⁵而一旦「恐」後接賓語的威脅程度減弱（泛化），人們傾向於將「恐」分析成擔心，那麼其後接成分便可能由「會對主語造成威脅的事件」擴展到「主語擔心，但不一定對主語造成威脅的事件」。準此，我們認為「恐」的「恐懼 $>$ 擔心」演變首先是由「泛化」（程度減弱）引起，隨後經「語用推理」（恐懼的事件必是擔心會發生的事件）造成的。

2. 「恐」推測義用法的形成

根據我們對語料的觀察，我們認為推測義用法的形成除了前文提過的幾點前提外，還有兩項因素搭配：首要的，在第一人稱的 A 式〔經驗者主語+恐擔心義+事件/命題〕中，經驗者主語（說話者）和後接小句（事件/命題）的主語同指，此時小句的主語傾向省略，而形成〔經驗者主語+恐+無主謂詞（事件）〕的句構，此一句構便是「恐」由擔心義正式走向推測義的關鍵所在；其次，「恐」頻繁用於條件複句語境，²⁶且這兩個條件往往同時發生，「恐」的推測義因而得

²⁵ 換言之，「憂」不可能發展出「恐懼」的意義（就我們所考察上古「憂」的語料也確實未見），其一是程度上的差別，其二則是二詞的語義蘊含中涵蓋範圍不同，除非有特殊情形，否則本身即為擔憂義的「憂」不容易產生「恐懼」的意思。

²⁶ 學者或將此情形稱為「語境意義的吸納（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Bybee、Perkins 與 Pagliuca 2017〔1994〕）。不同的是「恐」的推測義並非完全來自語境，而是蘊含在底層語義中，複句語境只是加強了該意義被凸顯，而有機會上升到表層語義。見陳前瑞譯、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原著：《語法的演化：世界語言的時、體、情態（The

以被穩固下來。

(1) 句法條件配合：第一人稱小句的主語因和經驗者主語同指而省略

(11)

- a. 吾_i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_i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禮記·樂記》)
- b. 如臣_i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_i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晏子·內篇雜下》)
- c. 若吾_i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_i留而不能反。(《史記·書·樂書》)
- d. 子大夫不受政，寡人_i恐_i崩。(《管子·小匡》)

前文指出，B 式〔非經驗者主語+恐推測義+謂詞〕中，「非經驗者」一直都不是話題，而是主語，並提出語料佐證。因此可以推論它不是由 A' 式發展而來，而應該另有來源。那麼 B 式究竟從何而來？以 (9d) 為例，「寡人恐崩」的原句依照 A 式應是「寡人恐其崩」，不過因為說話者、主語（「寡人」）、「其」這三者全部指向相同的事物，使得本來回指主語的「其」省略，因而形成「寡人恐崩」這樣的句子。此一句構，在說話者說的時候其語感應是「我(寡人)擔心(我)崩潰」，「我」還是經驗者主語；但另一方面聽話者在聽的時候則可能聽到「我(寡人)可能崩潰」這樣的句子。以結構式表示，小句主語省略後的 A 式變成：

A''〔經驗者主語+恐+事件(謂詞)〕

與前文指出其他家的構擬相對照：

A.〔經驗者主語+恐擔心義+事件〕

A'〔非經驗者話題+(經驗者主語)+恐擔心義+其~(事件)〕

而 A'' 與我們看到「恐」用為典型推測義情態動詞的 B 式〔非經驗者主語+恐+謂詞〕表面形式相當，如此經驗者主語在特定語境下(詳下)被重新分析為非經驗者主語便成為可能。

(2) 複句語境的推動：底層推測義浮現

值得注意的是，例(9)這樣的句子都發生在條件複句語境中。條件複句表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年)。

達的正是「若 p 則 q」這樣的「推測」義涵，也因此「恐」底層的推測義極易在這樣的語境中被凸顯，而上升到表層。從 (9a) 到 (9c)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推測義是如何浮現，「唯恐」的組合用的必然是擔心義，因此 (9a) 解為「我擔心會睡著」是沒有問題的，然而 (9c)、乃至 (9d) 的推測義則更明顯了。

我們認為這樣的演變顯然包含了兩方面條件的配合，也就是本節主要指出的，同指省略使得經驗者主語和非經驗者主語兩種句式結構間有得以會通之處，而好發於條件複句後分句（推測判斷的主要所在）的「恐」則同時取得了居於主語、賓語之間的句法地位，以及表達推測的認識情態意義。在 A”式中，「恐」被穩定分析為對命題的推測義後，原本第一人稱（說話者、經驗者）主語便進一步擴展到可以搭配非經驗者的語境，而形成 B 式，我們認為具有〔+來源〕語義屬性的、表達認識情態的「恐」。例 (12) 便是 B 式典型用法：

(12)

- a.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
（《韓非子·內儲說上》）
- b. 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
（《淮南子·道應》）

(三)「懼」的歷史發展

「恐」、「懼」是一組近義詞，主要都表達主語恐懼的情緒。《說文解字》中「恐」、「懼」二字互訓，²⁷足見此二詞在東漢語文學者的語感裡是近乎等同的一組詞。根據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經驗與成果，語義相近的詞往往會有相類似的後續發展，可能是引申、派生出新的義位或用法，也可能涉及相類似的句法範疇的轉換（如：由一般動詞發展為情態動詞、由情態動詞發展為情態副詞等）。²⁸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能預期「恐」「懼」二者有類似的演變。

可惜的是，「懼」在上古用作動詞並且後接各類賓語的數量僅 215 例，不及「恐」的 803 例，²⁹這對我們的觀察和構擬造成不小的障礙，在某些細部的演變環節上可能很難找到確切的過度用例。儘管如此，我們確信語言演變有其規律，發生在「恐」的演變也可能發生在語義、用法相同的「懼」之上。以下我們仍將

²⁷ 《說文解字注》：「恐，懼也。」又：「懼，恐也。」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出版社，2012年），頁 519、510。

²⁸ 張麗麗（2006）針對使役動詞的虛化作出一系列的研究，其成果指出「句法層面有利於掌握虛化的條件」、「語義層面有利於掌握虛化的方向」、「語用層面則有利於掌握虛化後的發展」。見張麗麗：〈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觀之〉，《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6 年），頁 333-373。

²⁹ 我們主要統計「恐」「懼」二詞在「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標為“VH2N”和“VH2S”的數量。

透過歷史語料、輔以我們對「恐」演變的認識，嘗試構擬「懼」在語義、語法表現上的不同階段演變，並針對「懼」的使用頻率低而仍然發生演變提出解釋。³⁰

1. 「懼」擔憂義用法的形成

「懼」典型的狀態心理動詞用法也是以表達恐懼義、單純作謂語為主(例(13a)——(13b))，這一點與「恐」相當，且在某些文獻裡還時常能見到此二詞並舉的情形(例(13c))。

(13)

- a.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左傳·隱公十一年》)
- b.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周易·大過》)
- c.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詩經·小雅·谷風》)

除了單純作謂語外，「懼」也發展出後接原因賓語的用法。例(14)可以說是很確切表達恐懼義的用例，這些用例的「懼」所接大都是名詞性較強的體詞，這樣的例子最不容易有判讀上的誤差，表達的必然是恐懼義。例(15)則是「懼」後接動詞性較強的謂詞賓語，可看出其語義在「恐懼」和「擔憂」間游移，如(15a)「燕將懼誅」，「誅」可能指名詞性強的「誅這件事」或指動詞性強的「被誅」，此時「懼」的後接賓語便由體詞擴展到謂詞，主要表達的意義可能還是恐懼；然而一旦動詞「懼」的意義減弱為對事件的擔憂，其後接賓語便可能從「誅」這種危及自身生命的事擴展出去、但凡負面事件都可以成為主語擔憂的對象，「懼」的後接成分則可以從謂詞擴展為小句(例(16))，「懼」的擔憂義也就確立下來。

31

(14)

- a.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零婁。(《左傳·昭公》)
- b. 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戰國策·楚策》)

³⁰ 一般研究「語法化」(語言演變的一種總稱，涉及語義、語法、語音的多方面變化，因此「恐」、「懼」的情態語義發展也可以說是一種語法化)的學者多主張「使用頻率」對於語言是否發生變化有一定影響，然而「懼」後接賓語的用例上古僅 215 例並不算多，何以演變仍能發生，這是需要解答的。

³¹ 以「恐」、「懼」這一階段的發展來看，語義演變先於句法演變，但某些句法條件則可能是語義演變發生的充分條件。關於這部分演變機制的問題第四節會有詳細的討論。

- b.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管子·形勢》)
- c.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說苑·至公》)

(15)

- a.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戰國策·楚策》)
- b.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左傳·文公十五年》)
- c.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16)

- a.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左傳·昭公六年》)
- b. 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國語·魯語》)

2. 「懼」推測義用法的形成

前小節推敲「懼」由恐懼義到擔心義的演變環節，基本與「恐」一致。然而上古所見「懼」表推測義的語料相對要少許多。就我們觀察到的語料，似乎很難確知「懼」發展出推測義究竟經歷什麼樣的過程。首先，上古漢語中表現為〔非經驗者+懼推測義+謂詞〕結構的例子僅兩見，皆出於《左傳》(例(17))：

(17)

- a.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 b.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左傳·成公二十六年》)

其他則是結構上允許兩解的例子：例(18)是一組通常會被學者分析成主題結構的例子，以(18a)「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為例，我們認為除了一般學者將之分析為說話者主語省略的擔憂義心理動詞外(亦即前述巫雪如認為主題可能被重新分析為主語的結構)，似乎也有發展為副詞的趨勢，

和現代漢語的「恐怕」可互相參照；例（19）的情形也相同。

(18)

- a.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其可也。」（《左傳·僖公四年》）
- b.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左傳·成公十年》）
- c.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19)

- a. 問于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國語·晉語》）
- b.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不知其他。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國語·楚語下》）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以區分例（18）與（19），在於「懼」後的成分是否為完整的句子。在我們找到所有有推測義色彩的「懼」中，表面形式同例（18）（後接謂詞組）的用例只見於《左傳》，表面形式同例（19）（後接完整小句）的用例只見於《國語》，這當中體現的應當是語言發展的先後順序。理想來說，如果「懼」先經歷與「恐」相同的發展為推測義情態動詞的過程，隨後又發展為表推測的副詞（即：擔心義心理動詞>推測義情態動詞>推測義情態副詞），則《左傳》和《國語》的差別可能可以得到解釋：例（18）中，《左傳》的「懼」後接謂詞組，還屬於典型情態動詞的位置，但是到例（19）《國語》中則可居於全句之前，是典型句副詞出現的位置，且都有範域（scope）相同的「若」、「縱」等詞在相同位置上作為對照。

(20)

- a. 對曰：「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國語·晉語八》）

- b. 諸侯之師久於逼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左傳·襄公十年》）

最後，例（20）補上了我們認為「懼」從擔心義到推測義的過渡用例。如同前述，「恐」應是在第一人稱作「恐」的主語，而「恐」後小句的主語因同指省略的語義、句法環境中，搭配複句「推論」語境而發展為典型的推測義情態動詞，「懼」在例（20）中也經過相同階段。（20a）中可能「不免」的原因是「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懼」在因果複句的結果句中凸顯出推測義，又因主語「吾」和謂詞賓語中「不免」的主語同指省略，而使「懼」居於主語、謂詞組之間，從而獲得情態動詞的地位。（20b）則是較特別的例子，「水潦將降」是因，「不能歸」是果，「懼」前主語在此也省略了。這類對話中、主語為第一人稱的「懼」都很難解釋為擔心義，而更應該分析為表示推測。

四、討論：演變條件與機制

（一）演變條件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恐／懼」往推測義情態詞發展的條件，包含：後接謂詞或小句賓語、未然性指涉、第一人稱主語和小句賓語的主語同指省略，再搭配複句語境的推動，使得底層推測義浮現等。在這些條件中，未然性指涉屬於語義層面，也是演變發生的基本條件，然而此處我們要問的是：是否只要具備語義基礎就能夠發生演變？以「畏」、「憂」而言，前者表達恐懼、後者表達擔憂，然而我們全面考察中研院上古漢語語料庫，並未發現該二詞用如情態動詞的情形。以下我們比較「恐／懼」、「畏」、「憂」等詞在語義層面之外的差別，以說明句法、語用（語境）層面對演變發生的重要影響。

1、比較：「畏」

根據我們的統計，在上古漢語裡「畏」接體詞賓語的數量遠多於接謂詞賓語。「畏」在「上古漢語語料庫」全部作動詞的 741 例中，後接完整小句³²的用例僅 9 例，接謂詞賓語的 11 例，這說明「畏」所接原因賓語沒有從人、物發展為事件的傾向，因而較難發展出擔憂他人的擔憂義，當然也就難以發展為推測義情態詞。

2、比較：「憂」

上古文獻中，「憂」與「恐」、「懼」有幾點不同：第一，「憂」後賓語以接體詞為主，包含名詞（人／物）、「主之謂」等形式的賓語，尤其以「主之謂」形式

³² 「完整小句」排除所有「主之謂」形式的賓語。

佔大多數。過去對於「主之謂」形式的討論不少，學者大都認為該形式有將動作性較強的句子陳述名物化的功能，³³而「主之謂」形式中的「主」、「謂」間被「之」緊密連繫起來，動詞「憂」也就較難進入到「主」、「謂」之間，因而不具備適合發展成情態動詞的句法條件。

此外，就我們初步的觀察，「憂」極少用於表達推測的因果複句或條件複句之中；相反地，「憂」除了少數單純表達對未來事件憂心的用法外，它出現在否定語境（包含否定、反詰）、轉折語境的頻率比「恐／懼」更高。根據上文的推論，在表達擔心的句子中，隱藏於底層、對未來事件預期的語義就不容易浮現，換言之「憂」缺乏適當的語用環境幫助它發展出推測義。

綜上，「畏」之所以未能發展出擔憂義、「憂」之所以未能發展出推測義，箇中原因正好可以當作我們對於「恐／懼」情態語義發展條件所作推論的旁證。至於，何以「憂」在這方面的表現與「恐」「懼」不同，則屬於心理動詞內部

（二）演變機制

1、「恐／懼」從恐懼義到擔憂義的演變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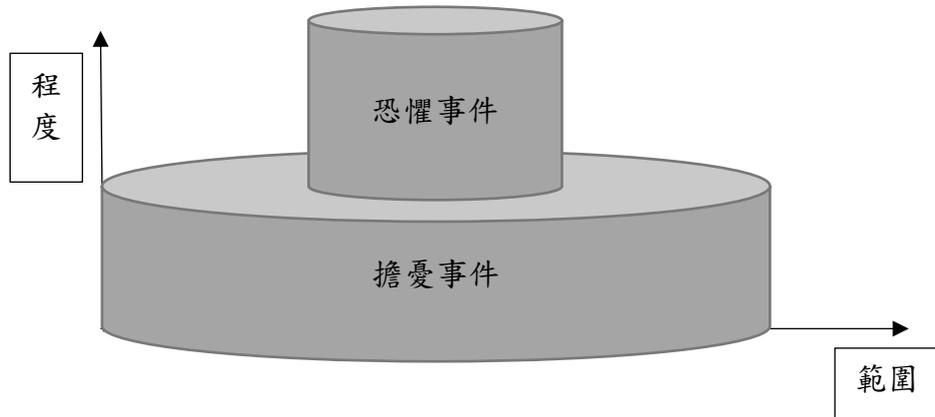
前文述及「恐／懼」一般不接賓語或接體詞賓語，以表示恐懼。但是在〔恐／懼＋誅／亡〕一類語境中，既可以說是「害怕誅殺」、「害怕死亡」，也可以說是「害怕被誅」、「害怕會死」，後者的「害怕」也可以換成「擔憂」；這是由漢語缺乏形態標記、名動詞缺乏對立標記造成的。³⁴而當「恐／懼」後可以慣常接謂詞賓語後，便可能由程度強、會造成經驗者恐懼的事件擴展到同樣造成經驗者負面情緒卻未必是恐懼感受的事件。

借用〈圖二〉來說：恐懼事件的程度必然高於擔憂事件，在這連續體中恐懼事件必然引發擔憂，因此「恐／懼」可能發展出擔憂義，這個機制屬於重新分析和語用強化。而一旦「恐／懼」可以解釋成擔憂後，其後接事件賓語便擴展到那些使人擔憂而不使人恐懼的事件，其機制是類推與泛化。由以上推論可知，從恐懼到擔憂的發展應該是單向的，本義表擔憂的「憂」無法發展出恐懼義，因為擔憂的程度低於恐懼，它們之間並非包含關係，重新分析無法發生。

³³ 這一形式類似於現代漢語「人＋的＋行為」的形式，比如「他的不來不是因為你」，其中「他的不來」更接近名詞組而非句子。

³⁴ 近期也有學者提出「名動包含」說，認為漢語的名詞包含動詞、動詞包含形容詞，三者之間並非對立關係，而是實現關係，可參考沈家煊：《名詞和動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圖二〉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恐／懼」只有在後接謂詞、小句賓語時可以有擔憂義，若是光桿動詞或者接體詞賓語（人、物等）則只能解釋為恐懼義。這當然與「恐／懼」發展出擔憂義的環境有關，屬於演變中的滯留（*persistence*）現象。

2、「恐／懼」從擔憂義到推測義的演變機制

如前文指出的，推測義主要在複句語境、小句賓語主語省略的情況下浮現。演變初期「恐／懼」在特定語境中得到新義，吸納語境意義，並逐漸被重新分析，包含將經驗者分析為非經驗者、將恐懼義分析成推測義。此外，原本的「恐／懼」前主語只能以有感知能力的有生名詞充當，但在推測義穩固後，其主語也能是不具感知能力無生名詞，其機制屬類推泛化。

五、結論

本文考察歷史文獻，梳理「恐／懼」在上古漢語中從心理動詞發展為情態詞的過程，包含條件與機制，並比較二詞與近義詞之間的各方面差異，以凸顯演變條件的重要性。

就演變階段而言，「恐／懼」分別經歷恐懼義、擔憂義、推測義三個階段的語義演變。演變條件上，「恐／懼」的未然性指涉是演變發生的語義基礎；而後接謂詞賓語、小句賓語，以及在第一人稱作主語情況下，小句賓語的主語因同指而省略是演變發生的句法條件；此外在從擔憂到推測的過程中，「恐／懼」經常用於複句語境，使得推測義得以上升到表層並穩固下來，這是演變產生的語用及語境條件。透過與「畏」、「憂」的比較我們得以知道這些演變條件缺一不可。

而演變機制上，從恐懼到擔憂的意義變化涉及重新分析、語用強化，擴展至對一般事件的擔憂則是類推泛化的結果。從擔憂到恐懼同樣涉及重新分析，此外還包含「恐／懼」對語境意義的吸納；推測語義穩固後所搭配主語則從有生名詞擴展至無生名詞，也是類推泛化的結果。

本文價值除了梳理上古漢語「恐／懼」的發展演變外，也從側面證明過去方言研究中對於近義詞發展過程的假設有相當可信度，並且補上演變環節可能因文獻語料匱乏產生的不足。此外，從本研究也可看到過去對於古漢語心理動詞的關注稀少，有許多問題仍未能解釋，包含何以「恐／懼」和「畏」之間的句法表現不同？此一現象是偶然，還是有其他因素制約？三者之間是否因語義上的細微差異使得搭配賓語的傾向有所不同？又「恐／懼」的擔憂義和「憂」表達的擔憂義有無差別？這些問題都有待學者深入研究。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西漢〕劉向撰，陳用光校：《新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出版社，2012年。
- 〔三國吳〕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註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李勉：《管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
-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二) 近人論著

-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942〕年。
- 巫雪如：〈上古至中古「當」之情態語義與未來時發展重探〉，《臺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年，頁87-141。
- 巫雪如：《先秦情態動詞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 李佐豐：《先秦漢語實詞》，北京：北京廣播學院，2003。
- 李明：〈從「容」、「許」、「保」等動詞看一類情態詞的形成〉，《中國語文》第324期，2008年，頁228-238。
- 杜佳倫：〈閩語表意志及即將之語詞「發」的歷史來源與發展演變〉，《臺大中文學報》第59期，2017年，頁255-304。

- 沈家煊：《名詞和動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沈圓：《句法—語義介面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周有斌、邵敬敏：〈漢語心理動詞及其句型〉，《語文研究》總第48期，1993年，頁32-36。
- 高增霞：〈漢語擔心——認識情態詞「怕」「看」「別」的語法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1期，2003年，頁97-102。
- 張家合：〈《世說新語》心理動詞探析〉，《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第138期，2010年，頁24-26。
- 張敏：〈「怕」的歷時演變〉，《文教資料》總第33期，2008年，頁50-51。
- 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總第274期，2000年，頁3-15。
- 張麗麗：〈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觀之〉，《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頁333-373。
- 張麗麗：〈從使役到致使〉，《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2期，2005年，頁119-151。
- 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頁1-38。
- 張麗麗：〈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語言暨語言學》第7卷第1期，2006年，頁139-174。
- 陳克炯：〈先秦「負面心理動詞」的述謂功能析微〉，《中國語文》總第276期，2000年，頁205-211。
- 陳前瑞譯、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原著：《語法的演化：世界語言的時、體、情態（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
- 葉秋杏、賴惠玲：〈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語法化與主觀化之觀點〉，《漢學研究》卷32第1期，2014年，頁305-340。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 劉承慧：〈先秦漢語的受事主語句和被動句〉，《語言暨語言學》卷7第4期，2006年，頁825-861。
- 謝佳玲：《漢語的情態動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曹逢甫先生指導，2002年。
- Chang, Li-li, Keh-jiann Chen and Chu-Ren Huang.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 Fields: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2000), pp.61-79.
- Huang, Shuanfan. 2005. Split O in Formosan languages: a localist interpretation.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783-806.

Landau, Idan. 2010. *The Locative Syntax of Experienc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weetser E.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Can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 2002.From etymology to historical pragmatic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A Millennial Pespective*,ed.By D. M. R. Stockwell,19-49.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